

枪栓为何被冻住射不出子弹？

——有关杨子荣牺牲的细节

■ 苏志松

随着小说《林海雪原》及由此改编的电影、京剧、电视剧的广泛传播，侦察英雄杨子荣可谓名扬天下，妇孺皆知。几十年来，关于杨子荣的文章也多得难以胜数。但杨子荣究竟是怎样牺牲的？关键时刻枪为什么射不出子弹？似乎至今仍留下不少谜团。2011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中，关于杨子荣牺牲的情况是这样写的：“（1947年）2月23日，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杨子荣冲在最前面，由于他的枪栓被严寒冻住未能打响，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英勇牺牲，时年30岁。”很多文章讲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时，也是这样说的。对此，人们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放军和志愿军没少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环境下作战，很少听说有人因枪栓被冻住射不出子弹。这种说法似乎有悖常理。另一个疑问，说杨子荣“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是哪一个土匪？杨子荣是在怎样的情势下与土匪面对面遭枪击的？对此，社会上流传各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上述两个疑问，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978年8月的一天，哈尔滨市作家、时为《哈尔滨文艺》（《小说林》杂志的前身）编辑的刘子成到宁安县（现宁安市）采访。那时我在宁安县委工作，有幸与他倾谈多时。闲谈中，话

题转到京剧《智取威虎山》上，重点谈到杨子荣的牺牲。刘子成和我详谈了他采访杨子荣当年的老房东卢德权和亲手打死杨子荣的土匪孟老三的情形。后来，我又拜读了刘子成据此撰写的纪实作品《寻找郑三炮》，由此了解到有关杨子荣牺牲的一些细节。

1974年的一个秋日，刘子成（电影《飞来的仙鹤》编剧）为撰写电视连续剧《座山雕家世》，专程来到“林海雪原”故地采访。在海林县（1992年设市）一位友人的陪同下，他直达边远山区的阳光村（原名半脸沟），住进党支部书记卢德权家。卢德权是杨子荣当年的老房东，对杨子荣和“座山雕”等知之甚多。就在这栋普通的草屋内，杨子荣度过了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听说省城作家要为杨子荣作传，卢德权老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提供了一切方便。他不仅不厌其烦地与刘子成倾谈了几个昼夜，还亲自找来两个当事人接受访谈。其中一个叫尤国太，曾当过土匪的伙夫，为匪首“座山雕”张乐山做饭十多年；另一个叫孟桐春，人称“孟老三”，此人也曾是“座山雕”的喽啰，在杨子荣化装带领小分队活捉“座山雕”的战斗中侥幸逃脱，后改换门庭，转而追随郑三炮。

当年电影《林海雪原》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各地上演后，牡丹江一带的不少百姓就风传打死杨子荣的那个土匪还活着，并且盛传那个土匪在看了电影和京剧后，常对熟人说：“威虎厅”哪来那么大的阵势！“百鸡宴”也不过是炖了几只小鸡……所传的那个“土匪”正是刑满释放的孟老三。

刘子成到阳光村采访时，恰逢孟老三出狱不久，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回村继续接受监管改造。刘子成就去找孟老三问杨子荣牺牲的具体情形。面对刘子成的提问，孟老三既不慌张也不躲闪，有问必答，一股脑儿把他当年当土匪的经历吐露出来。

孟老三是阳光村人，年轻时家境贫寒，也无劣迹，主要上山打猎和挖人参为生。因为他总在山沟里转，久而久之和各路土匪混熟了，随之

加盟入伙，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他开始在“座山雕”手下跑腿送信，搜集情报，是个密探的角色。在杨子荣带领小分队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雕”时，他侥幸脱身，辗转投奔到马喜山匪帮副司令郑三炮麾下，继续与牡丹江军分区的剿匪小分队周旋。此时，各路土匪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只能三五一伙地四处流窜。

当二团副政委曲波率领的小分队侦知郑三炮一伙土匪躲进闹枝沟山梁上一座马架房时，决定发动突袭，彻底铲除这股残匪。

1947年2月22日夜，杨子荣、孙大德、魏成友等5人组成的小分队悄悄住进卢德权家。因为天冷，怕战士们冻着，卢德权特地把大炕烧得热乎乎的，让大家睡个安稳觉，第二天打仗有精神。躺下不久，孙大德突然翻身坐起来，对

杨子荣说：“排长，明天早晨打仗，咱得擦擦枪呀！”于是5个人全部坐起来擦枪。可是没有擦枪油咋办？卢德权说：“我家有猪油行不行？”大家齐说“行”，就坐在炕上用猪油擦起枪来。

第二天，即1947年2月23日凌晨，杨子荣等5人穿好衣服，整装待发。临行前，杨子荣对卢德权及其母亲说：“老乡啊，我们一大早去闹枝沟抓土匪，麻烦你们贴一锅大饼子，用牛车给我们送上山去……”卢德权爽快地答应了。

天色尚未破晓，小分队就出发了。作为侦察排长的杨子荣走在最前面，身后紧跟的是孙大德、魏成友等战士，赶来参战的二团副政委曲波殿后，负责全面指挥。正是数九寒天，林海山区气温是零下30多度，盘山小道上雪深过膝，战士们出门不久单薄的棉衣即被冻透，在热炕头上焐了一宿的枪管很快被冻得冰凉冰凉……

闹枝沟越来越近了，小分队在曲波副政委的指挥下包抄前进。当小分队接近马架房时，屋门突然被拉开，草编的门帘子掀动一下，随之闪出一个人影。



海林市杨子荣烈士陵园中的杨子荣墓

此人正是孟老三。杨子荣以为土匪发现了小分队，迅即隐蔽在一棵树后，其他战士也机警地卧倒在地，举枪准备投入战斗。虚惊一场，孟老三原来是起床撒尿。待孟老三回身进屋时，杨子荣立即从树后闪出，手握着枪蹑手蹑脚地跟了过去。

此时郑三炮、丁焕章、刘维章、程树林、马连德、牟成顺等匪徒早已被冻醒，龟缩在大炕上闲唠着。他们也许正在做着最后挣扎的美梦。战机到了！杨子荣猛地飞起一脚将板门踹开，再用匣子枪撩开草编门帘子，把枪管伸进屋里，大吼一声：“不许动，都举起手来！”

孟老三闻声一抖，连忙俯身抄起步枪。郑三炮则惊叫：“共军来了，快拿家伙，打！”匪徒们乱作一团，纷纷起来拿枪。孟老三首先持枪下炕迎击。杨子荣听到屋里发出“哗啦、哗啦”的拉栓枪声，立即抢先扣动扳机……不料枪未打响，弹未出膛。因为昨夜用猪油擦枪，出门后经寒气一冻，枪膛凝涩，撞针失灵，子弹卡壳了。

孟老三逃过一劫，见“共军”枪未打响，顺势举枪还击，一枪正中杨子荣左胸上部，杨子荣趔趄一下扑倒在地。随之草编门帘子自动落下来，挡住了屋外战友们的视线。这时孙大德快速冲到马架房窗台下面，魏成友尾随其后。两人本想开枪增援杨子荣，未料土匪们负隅顽抗，从窗户往外射击的火网使孙大德、魏成友抬不起头来。孙大德想往屋里扔手榴弹，因怕伤着杨子荣只好作罢。此时他还不知道杨子荣已中弹倒地，不能继续战斗了。

郑三炮困兽犹斗，掀开草帘子举着匣子枪向小分队射击。就在草帘子掀动的一刹那，机警的魏成友发现杨子荣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孙大德意识到大事不好，杨排长不是受伤就是遇难了；如果他已冲进屋里开枪，郑三炮怎能跑到门口向外射击呢！

孙大德一看到郑三炮的凶相，立马端枪扣动扳机，不料枪也没打响。但郑三炮没有举枪还击，而是跃身逃到屋里躲起来了。趁此间隙，孙大德不顾一切地掀开草帘子进屋，把躺在地上的

杨子荣迅速拖出屋外，然后俯身抱起来就跑。杨子荣血染战衣，一息尚存，吃力地对孙大德说：

“大德，任务……”话未说完就牺牲在孙大德的怀里，年仅30岁。

小分队的战友们见杨排长牺牲了，悲愤至极，全都红了眼，相继来到窗前往屋里一阵猛烈地射击。此时，曲波副政委命令魏成友：

“快，上房顶从窗户往屋里扔手榴弹！”魏成友受命后，迅即绕到马架房的东侧上了房，从窗户里扔进捆绑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片刻后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炸雷似的端了土匪的窝。土匪丁焕章、刘维章二人被当场炸死；郑三炮等三人被炸伤；马连德因头顶一口铁锅仅受一点轻伤，但也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小分队战士满腔怒火，一阵排枪如骤雨般狂射，土匪基本被歼灭。但举枪打死杨子荣的孟老三却狡猾地从房后越窗而逃，隐匿山林，成为7个土匪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全国解放后，孟老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入狱，释放后回村监改。这样才发生了前面所说的，孟老三接受刘子成的采访，把杨子荣牺牲的细节讲述出来。

1989年冬天，刘子成率电视连续剧《座山雕家世》剧组来到海林县阳光村实景拍摄。全体演职人员无不想亲眼看一看那个打死杨子荣的土匪，甚至有人想把他也摄入镜头，凸显电视剧的纪实性，未料孟老三已在不久前因病死去。杨子荣牺牲的细节也就没有被更多的人知晓。

1997年秋天，我出差到胶东，特地到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岬峡河村，拜访了杨子荣的长兄杨宗福老人。当他知道我曾到过海林市杨子荣纪念馆参观时，问我：“俺家宗贵到底是怎么死的？”（杨子荣的本名叫杨宗贵，子荣是他的字）我告诉老人，杨子荣首先冲进土匪住的宅子，枪没打响，被土匪打中一枪。老人又问：

“匣子枪为什么没打响？”我说，是因为用猪油擦的枪，冻住了……杨宗福老人听了，目光凝重，唏嘘不已，连道：“要是枪打响了，俺家宗贵备不住现在还活着呢！”

（责任编辑 文世芳）